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十

宋 李燾 撰

仁宗

天聖九年春正月辛亥詔諸路轉運判官員外郎以上遇南郊聽任子弟

癸丑契丹遣左監門衛上将軍蕭可親右散騎常侍趙利用來賀長寧節

丙辰長寧節百官初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

己未龜茲國沙州並遣使貢方物

庚申資政殿學士晏殊言占城龜茲沙州邛部川蠻族往往有挈家入貢者請如先朝故事委館伴使詢其道路風俗及繪人物衣冠以上史官從之　調畿内及近州丁夫五萬浚汴渠

辛酉以刑部尚書知許州張士遜為定國節度使檢校太傅時士遜朝京師冀復入相天章閣待制鞠詠奏曰

曹利用擅威福士遜與之共事相親厚援薦以至相位陛下特以東宮僚屬用之臣願割舊恩伸公義趣使之藩士遜乃赴許州

丙寅詔京城救火而廵檢軍校未至者聽集鄰衆撲滅之

丁卯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晁宗慤為知制誥宗慤逈子也宋綬嘗謂自唐以來唯楊於陵身見其子嗣復繼掌書命今始有晁氏焉

詔舒州調兵夫

築長風沙堤
辛未改新判陳州錢惟演判河南府始惟演託疾久留京師既除陳州遷延不赴且圖相位天章閣待制范諷奏曰惟演甞為樞密使以皇太后姻屬罷之示天下以不私今固不可復用殿中侍御史郭勸亦請督惟演上道而惟演自言先壠在洛陽願司宫鑰遂命惟演守河南促其行他日諷入對太后謂曰惟演去矣諷曰惟演奴僕皆得官不去尚奚以為時惟演弟處州觀察使知

定州惟濟亦遷武昌留後知澶州尋復知定州勸又言惟演不當為其弟求遷且就總兵權乞罷之不報　翰林學士盛度請其子奉禮郎申甫于館閣讀書從之

詔減畿内民租并沿納各十之一

二月庚寅以試身言書判選人前奉國節度推官顧祥等六人為京官　大理寺言自今舉詳斷官須有出身入令録募職官人曽歷録事叅官見任二年以上有監司一人若常叅官二人同罪保舉者其嘗乞試律者須

及五考已上乃聽舉之凡試律義三道疏二道以三同為合格二同亦留別試中小案三道每道約刑名三條其斷重罪一同若二粗與除京官其一粗或書札稍堪引用可取者送寺試斷案三二十道保明以聞法直官試律義外以舊案三道計刑名十分為率以六分為格用法不及六分約律不及二同者罷之仍令審刑詳議官二員判大理寺或少卿同試于御史臺從之尋詔刑部舉官準此刑部舉官乃三月求事今附見

壬辰詔亡命軍士妻子拘本營者經赦聽從便

癸巳詔曰職田所以惠廉吏而貪者並縁為私侵漁細民滋益為害比詔有司罷職田如聞勤事吏禄薄不足以自贍朕甚憫焉其復給職田即多占佃夫若無田而令出租者以為枉法論先是下三司裒職田歲入之數計直而均給之未能即行上因閲天下所上獄多以賄敗者遂降是詔　詔真宗忌前後各禁刑二日宜如天慶節杖以下情理輕者釋之

己亥禁民間造朱紅器

庚子詔大兩省官出知外郡不得奏辟同判職官其諸處知州亦不得保舉見任同判

乙巳以邛部川蠻王黎在為保義將軍又以其部族為郎將司戈司候凡三十餘人

丙午登州言女真國晏端等百八十四人內附詔送濠州給田處之

三月壬子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鞠詠卒他日上燕

近臣謂范諷曰卿與鞠詠並命今亡矣朕甚念之

甲寅奉安太祖太宗真宗御容于西京鳳臺山會聖宮

戊午詔館閣增募寫書吏五十人

癸亥徙河北轉運使刑部郎中張宗誨知徐州河東轉運使金部郎中胡令儀知涇州殿中侍御史朱諫知耀州並坐調發擾民也初宗誨為開封府判官監察御史王沿奏宗誨嗜酒廢職至是沿丁母喪在衛州宗誨乃發沿假官舟賈販朝廷惡之因以公事與令儀等俱絀

范仲淹作令儀神道碑令儀爲借民飛輓以實邊郡人或媒孼其不便朝廷惑之徙守回中既而代者復行前議令儀得辨改之鳳翔此事當考又不知朱諫何事當并考

賜青州州學九經書從王曾之請也

丙寅徙利州路轉運使屯田郎中李繹爲河北轉運使時河北經費不續上問輔臣誰可任者參知政事薛奎薦繹才遂以命之繹若拙子也嘗知華州蒲城縣民李蘊者訴盜殺其姪亡去繹問曰若有仇耶曰無曰若有失亡耶曰無曰吾得之矣若弟歸因使人容刺之乃蘊

有陰罪懼其事暴殺以滅口也又為河北提點刑獄權知貝州會歲旱百姓失業繹大市酒務歲所用薪草使貧者得以樵採自給而官有餘積因罷防城火牛草歲十餘萬民甚便之

己巳翰林侍講學士孫奭試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賈昌朝祕書丞諸王府侍講趙希言殿中丞國子監直講郭稹左賛善大夫國子監直講楊安國講說于中書奭前判國子監會諸博士講說獨謂昌朝有師法他日書

路隨韋處厚傳示昌朝曰君當以經術進如二公及試中書稹固辭而昌朝亦以參知政事陳堯佐嬿報罷龍川別志云世謂薁知人然昌朝與路韋名位俱類矣而其邪正則不同若知其貴賤此但相師所能耳希言禹城人也　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戊寅貶屯田員外郎同判隴州孫濟為雷州參軍軍事判官李謹言推官李廓司理參軍嚴九齡隴安縣尉董元亨並除名配廣州衙前先是隴安縣民龐仁義誣馬文千高文密等五人為劫盜元亨即逮繫文千

等仁義且教其妻妾認所盜贓既而文客掠死獄中餘
遂誣服文千父訴于州濟權領州事而不為理文千等
既抵死而秦州乃捕得真為盜者濟等會赦當原上怒
特遠貶之司理院獄吏仍杖脊配沙門島縣吏刺配廣
南牢城文千等五家皆賜錢米復其役三年因下詔曰
隴州論平民五人為刼盜抵死主者雖更赦已悉致于
理自今親民掌獄官其務審獄情苟或枉濫必罰無赦
辛巳三司請在京榷貨務入末鹽錢歲以百八十萬三

千緡建州市茶歲以五十萬斤真州轉搬茶倉歲以二百五十綱為定額詔建州茶減五萬斤餘從之

丁亥契丹遣左千牛衛上將軍蕭昇鎮國軍節度使姚居信來賀乾元節

戊子詔近臣已用郊恩奏薦親屬者遇乾元節權罷

置杭越秀三州巡檢一員

辛卯詔天下職田其土地肥瘠不等宜令所在具頃畆及歲入之數批逐官歷子上審官三班院流内銓其歲

入巳優者毋更入優處
丁酉詔太常寺太后御殿樂升坐降坐曰聖安之曲公卿入門及酒行曰禮安之曲上壽曰福安之曲初舉酒曰玉芝之曲作厚德無疆之舞再舉酒曰壽星之曲作四海會同之舞三舉酒曰奇木連理之曲初命翰林侍講學士孫奭撰樂曲名資政殿學士晏殊撰樂章至是上之仍改厚德無疆曰德合無疆殊子祕書省正字居厚奭孫將作監主簿惟直並遷奉禮郎遷官在六月甲申今并書

乙巳上與皇太后御承明殿閱大樂賜樂工錢帛有差
先是太常寺以真宗景德中嘗躬按大樂其後頗言增
製故請臨觀焉
祖宗時重盜剝桑柘之禁枯者以尺計積四十二尺為
一功三功已上抵死殿中丞于大成請得以減死論下
法官議謂宜如舊帝特欲寬之五月丁未朔詔至死者
奏裁
壬子詔如聞荆湖殺人以祭鬼自今首謀若加功者凌

遅斬之募告者悉畀以罪人家貲官吏捕獲者其賞與獲全伙刼盜同

癸丑徙知秦州龍圖閣直學士王博文知鳳翔府走馬承受賈德昌入朝毀博文故徙知在秦州未周歲也

己未詔長寧節度僧道舊制三百人放一人者今增至四百人一百人放一人者增至二百人　知府州折惟忠言本州俗雜蕃漢舊以牙校掌刑獄近詔以本州司法王定為司理參軍不能諳曉蕃情請且如舊制從之

庚申以書判拔萃選人李惇裕等四人為京官武舉人李瞻為三班借職惇裕至從子也
乙丑御崇政殿録繫囚
戊辰詔國子監直講改京官及五年者聽補外官
己巳祕書丞知陳留縣王冲配雷州編管初内臣羅崇勲就縣請官田不得使皇城卒虚告冲市物有剩利事太后令崇勲劾冲不能自明故重謫之冲弟審刑院詳議官殿中丞瀆謫監蔡州税從子著作郎直賢院堯臣

出知澤州皆坐冲故也

壬申詔曹利用没官邸店錢並給其家

乙亥徙修史院于宣徽院初寓中書第一廳及史成續纂會要故徙之

六月丁丑朔詔諸州行軍副使上佐文學參軍自今毋得擅去貶所令登聞鼓院不得輙通奏狀時貶降官多妄訴于朝既命監送本州復戒約之

契丹主隆緒病消渴浸劇名東平王蕭孝穆上京留守

蕭孝先使輔立其子珠卜衮且戒以無失朝廷信誓已卯卒于大斧河隆緒曉音律與帳下縱飲或通晝夕自歌起舞歲獻方物皆親閱視必使美好中意守約甚堅未嘗稍啟邊隙立二十四年年六十一謚曰聖宗李埴十朝綱要契丹主隆緒殂在位五十年謚天輔皇帝廟號聖宗其妻號齊天皇后妾號順聖元妃齊天平州節度使蕭鍚珪之女耶律隆運甥也有容色隆緒愛幸特甚事雅雅克尤謹雅雅克亦以隆運故深愛之雅雅克既死齊天預國事權勢威盛置宮闈司補

官屬出教命加號仁慈翊聖齊天彰德皇后生日曰順天節有子皆不育元妃生子長即洙卜袞次曰當逹里生女楚國公主燕國公主雅雅克以楚國公主嫁其弟蕭托郭斯為築城以居之曰睦州號長慶軍從户一萬實之曰從嫁户齊天善琵琶通琵琶工燕文顯李有文元妃屢言其罪隆緒不治又為蕃書投隆緒寢中隆緒得之曰此必元妃所為也命焚之隆緒遺命以齊天皇后為皇太后順聖元妃為皇太妃元妃匿之自為皇太后

與帳下醫耶律意孫謀令人誣告齊天謀叛載以小車
囚之上京未幾縊殺之殺其左右百餘人以庶人禮葬
祖州白馬山初隆緒將死屬珠卜袞曰皇后事我四十
年以其無子故命汝為嗣我死汝子毋切毋殺之後珠
卜袞遊獵過白馬山追感父言哭其冢徙葬接巴堅墓
傍珠卜袞蓋隆緒第八子始封梁王後為皇太子既即
位更名宗真改元景福軍國事皆其母專制之尋加號
曰法天皇太后　契丹每歲正月上旬出行射獵凡六

十日然後並撻魯河鑿氷釣魚氷泮即縱鷹鶻以捕鵝鴈夏居炭山或上京避暑七月上旬復入山射鹿夜半令獵人吹角效鹿鳴既集而射之賤他姓貴耶律蕭氏其官有契丹樞密院及行宮都總管司謂之北面以其在牙帳之北以主蕃事又有漢人樞密院中書省行宮都總司謂之南面以其在牙帳之南以主漢事其特哩袞宗室也伊勒希巴參知政事也林牙翰林學士也額爾欽刺史也内外官多倣中國者其下佐吏則有敞史

孟古古字疑作直字更詳之德斯努庫爾達努哈分提兵馬則有統軍待衛控鶴司南王北王奚王府五帳分提實哈東西都省太師兵又有國舅鈐轄糴尼詳衮諸司南北皮室二十部族節度本布拉珠堪漢人渤海女真五節度烏棠太師一百六百九百家奚內外官至一百六百九百家奚皆所增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皆籍為兵將舉兵必殺灰牛白馬祠天地日及木葉山神鑄金魚符調發軍馬其捉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軍所舍有遠探攔子馬以夜聽人

馬之聲每其主立聚所獲人户馬牛金帛及其下所獻
生口或犯罪沒入者别為行宫領之建州縣置官屬既
死則設大穹廬鑄金為像朔望節辰忌日輒致祭築臺
高逾丈以盆焚食謂之燒飯十宫各有民户出兵馬按
巴堅曰弘義宫德光曰永興宫鄂約曰積慶宫舒嚕曰
延昌宫明記曰章敏宫托雲曰長寧宫雅雅克曰崇德宫
隆緒曰興聖宫隆慶曰敦睦宫隆運曰文忠王府又有
四樓在上京者曰西樓木葉山曰南樓龍化州曰東樓

唐州曰北樓凡受册積柴升其上大會蕃人其下已乃燔柴告天而漢人不得預有諢子部百人夜以五十人番直四鼓將盡歌于帳前號曰聒帳每謁木葉山即射柳枝諢子唱番歌前導彈胡琴和之已事而罷三歲一試進士貢院以二寸紙書及第者姓名給之號喜帖明日舉案而出樂作及門擊鼓十二面云以法雷震正史載此段于契丹傳末比實録但增内外官至六百五家奚凡百餘字耳今依實録仍附隆緒没後

庚辰命内侍押班江德明集司天官具歷法疏密以聞

翰林學士宋綬西上閤門使曹琮夏元亨上新編皇太后儀制五卷詔名曰内東門儀制　禁建信二州用新錢初上封者言二州接壤而置場市銅復行新錢民間緣此盜鑄者多故禁之

辛巳樞密副使范雍免喪落復起

甲申殿中侍御史楊偕言金耀門外有沙廟又碧瀾橋側有木神人多禱祠皆假託鬼神以惑衆請行禁止從之偕中部人少從种放學終南山舉進士為漢州軍事

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世有化瓦石為黄金者乎就偕試之既騐欲授以方偕曰吾方從吏禄安事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出户忽失所在

丁酉南平李德政遣知峯州刺史李偓佺知愛州刺史師日新等來謝加恩以偓佺為檢校司徒驩州刺史安南静海行軍司馬日新為檢校司空珍州刺史安南静海節度副使

戊戌謫廣南西路轉運使章頻知饒州頻先謫宜州守

貪暴不法既罷去反訟頻子許嘗抵徒刑而冒奏為校書郎故坐謫

己亥右屯衛大將軍權判右金吾街杖司李福分司南京李福屢見當考其事無他則削去

辛丑雄州以契丹主訃聞輟視朝七日在京及河北河東緣邊亦禁音樂七日命御史中丞王隨為祭奠使西上閤門使曹儀副之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為賀登位使崇儀副使孫繼鄴副之龍圖閣待制梅詢為國母弔慰

使昭州刺史張綸副之鹽鐵副使司封員外郎王駿爲
國主弔慰使内殿承制閤門祗候許懷信副之
秋七月丙午朔契丹遣奉陵軍節度使耶律克實來告
哀上爲成服于内東門之幄殿引使者入左掖門歷左
升龍門入朝堂之西側門至文德殿門奉書博士賛導
由西階至西上閤門階下北向跪以授閤門使閤門使
授入内都知以進次引使者見于幄殿帝向其國五舉
音而止皇太后舉哭如上儀遣近臣詣館弔慰常服黑

帶縶韄不佩魚

丙辰詔河北諸州毋得以坊郭上等户補衙前軍將承引客司時上封者言河北多差役上户使掌公用宅庫至有破産者故條約之

戊午命樞密直學士寇瑊為賀契丹登位使改賀登位使孔道輔為契丹太后冊禮使西染院使魏昭文副之契丹太后冊禮使自此始

丁夘降權三司使給事中胡則知陳州殿中侍御史王

沿倨服闋與僻小處知州初則為河北都轉運使沿嘗就則假官船販鹽又以其子為名求買酒場張宗誨擿發之朝廷雖責宗誨復下其事轉運司按得實故則與沿並坐責

壬申録左侍禁全邵等州同廵檢使劉翰子守清為三班借職翰與蠻賊戰死故也

癸酉以翰林侍講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兵部侍郎孫奭為工部尚書知兗州帝每御經筵設象架庋書策外向

以便侍臣講讀奭年高視昏或陰晦即為徙御坐于閣外奭講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復規諷帝竦然聽之嘗畫無逸圖以進帝施于講讀閣帝與太后見奭未嘗不加禮三請致仕名對承明殿敦諭之奭以年逾七十固請泣下帝亦惻然詔與馮元講老子三章各賜帛二百疋以不得請求近郡故優拜焉仍詔須宴而後行

甲戌權度支判官右正言陳執中罷度支判官諫院供職國朝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故官職差遣離而為三

今之官裁用以定俸入爾而不親職事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皆須别降敕許赴諫院供職者乃曰諫官

八月丁丑太子少保致仕贈右僕射馬亮卒亮有智略敏于政事然所至無廉稱吕夷簡少時從其父為縣福州亮見而奇之妻以女妻劉恚曰嫁女當與縣令兒耶亮曰非爾所知也及卒時夷簡在相位有司謚曰忠肅人不以為是也

辛巳以天章閣待制范諷為賀契丹登位使冦瑊病不

能行故也諷過幽州北見原野平曠慨然曰此為戰地
不亦佳哉北人相目不敢對
壬午詔單州民劉玉特貸死決杖濟州編管初玉父為
民王德毆死而德更赦免玉卒殺德以報父仇法當論
死特貸之
丙戌出內藏庫絹六十萬下陝西河北河東市糴糧草
戊子詔節度行軍司馬簽書州事者在幕職官之上自
今更不除負犯人

壬辰知陳州給事中胡則為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侍御史知雜事劉隨奏則姦邪貪濫聞天下比命知池州不肯行為三司使以罪去驟加美職何以風勸在位殿中侍御史郭勸請追則除命皆不報　録右侍禁全邵永州都廵檢使栗守直子化成為三班借職以守直與蠻戰死故也當與劉翰死戰事并考

丙申賜殿中丞范亢同進士出身亢樞密副使雍之兄嘗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時審官院考課當遷雍為納

所遷官求科名特賜之

戊戌又出内藏庫緡錢五十萬河北市糧草

辛丑詔秦州自今蕃户犯罪已斷而不悛者即掩殺之勿復奏稟

九月丙午朔内殿承制閤門祗候都大廵檢汴河隄孫昭請自雍丘縣湫口治木岸以束水勢從之

癸亥祠西太一宫賜道左耕者茶帛

己巳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程琳為給事中權知開

封府冦瑊卒命琳代之王蒙正子齊雄捶老卒死妻與子以病告乞毋驗屍琳察其辭色異令有司驗刻得捶死狀蒙正連姻太后家太后因琳對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之耳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默然遂論如法外戚吴氏離其夫李咸熙而挈其女姪歸咸熙訴府琳命還女吴氏曰已納宫中矣琳即請於帝且曰臣不言恐諍臣有以議陛下者帝亟命出之二事附見　詔出内蔵庫紬六十萬下河北折糴軍儲自

三等而上户計其稅一石者糴五斗

庚午以吏部尚書知天雄軍王昚為彰徳節度使仍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往還肅車徒而後過無敢大聲疾呼者人樂其政為畫像而生祠之

癸酉以潞州紫巖澗卜從深所居為惠濟院仍以從深為僧歲度童行五人初從深于紫巖澗飛橋二十丈築室三十餘間未嘗涉城市惟食草苗願以所築室為僧院故特賜之

詔緣邊西榷塲州軍自今同判選歷任

有心力清幹京朝官充

冬十月戊寅詔館閣官自外代還未踰年無得請補外

己卯以翰林學士薫侍讀學士宋綬為龍圖閣學士知

應天府時太后猶稱制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決事而

上未始獨對羣臣也綬言唐先天中睿宗為太上皇五

日一受朝處分軍國重務除三品以上官決重刑明皇

日聽朝除三品以下官決徒刑今宜約先天制度令羣

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太

后意故命出守侍御史知雜事劉隨殿中侍御史郭勸並言綬有辭學當留在朝不宜處外不聽勸本傳并及杜衍且云衍在江陵此時衍方為戶部副使及衍除知荆南則勸出矣故削不著劉隨留綬據隨墓銘

壬午詔諸州知州同判位本州官之上兵馬都監若諸司副使以上聽與同判敘官内殿承制崇班閤門祇候位朝臣同判之下京官同判之上正貟長吏司馬别駕在録事參軍之上見長官六曹同佐官醫博士在攝司馬之下三班差使殿侍散貟外殿侍散貟外殿直在命

官之下攝長吏之上權為軍校者自如軍校儀

乙酉以度支員外郎知制誥鄭向為契丹生辰使供備庫使郭遵範副之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祠部郎中任布為契丹太后正旦使左蔵庫副使王遵範副之度支判官殿中侍御史陳琰為契丹正旦使西染院副使閤門宣事舍人王克忠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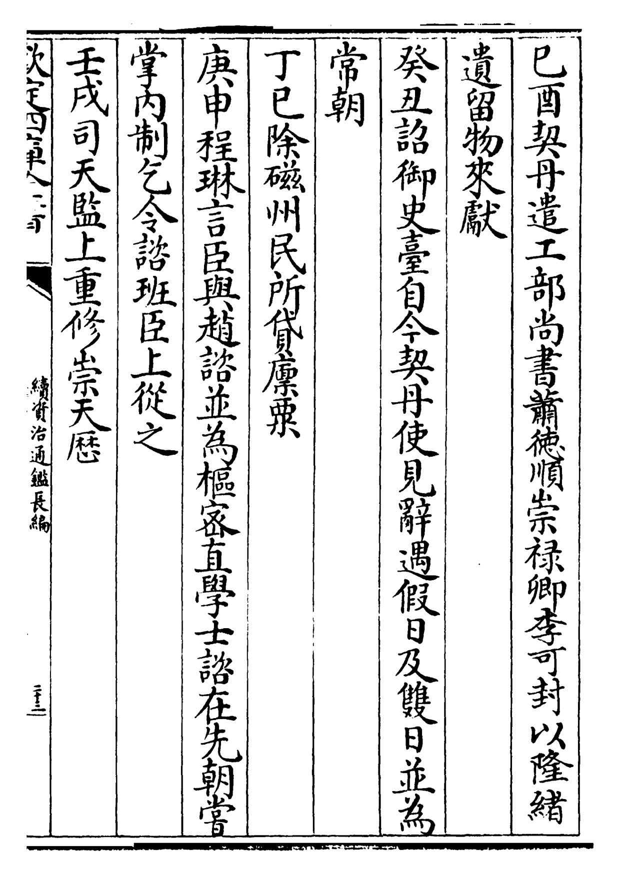
侍御史知雜事劉隨言比年庶官僥倖請託或對見之際涕泗祈恩或績效甚微衒鬻要賞亦有藩翰之臣位

尊職重表章不遜奏請靡㕃按察之司晏安顧望以容
姦為大體以舉職為近名以巧詐為賢以恬退為拙以
至貪殘者瀆于貨財老疾者不知止足請行申儆丙戌
詔曰公卿大夫所宜勵名節以厚風化而或枉己以近
名行險以怙寵詆誣執政干撓有司藩臣多所徼求使
者弛于刺舉營私冒禄朕何望焉凡在位之臣其務修
警毋蹈邪枉以速邦憲
乙未常參官已授外任者毋得奏舉選人為京官王偁東都

事略朕遵列聖之謨荷慈宸之教于兹八年矣而搢紳之間名節罔勵矜勞者掠美以近名希進者行險以徼寵詆訐執政干撓有司分屏翰者或奏請之靡厭主按察者或寛縱之為得貪而無恥姑務營私老而非材曾不知退豯廉恥之未飭故風化之靡醇此豈朕之所望哉用揩彜訓申儆羣倫苟少昌于官箴將自投于公憲布告遐邇體朕意焉

壬寅罷益梓廣南路轉運判官　詔長寧節天下蔵太宗御書寺觀合度僧道者如乾元節

閏十月丙午降樞密直學士給事中李諮為左諫議大夫坐失保任也


己酉契丹遣工部尚書蕭徳順崇禄卿李可封以隆緒遺留物來獻

癸丑詔御史臺自今契丹使見辭遇假日及雙日並為常朝

丁巳除磁州民所貸廩粟

庚申程琳言臣與趙諮並為樞密直學士諮在先朝嘗掌内制乞令諮班臣上從之

壬戌司天監上重修崇天歴

癸亥鹽鐵副使司封員外郎王䥘户部副使刑部員外郎杜衍並為天章閣待制初馬季良建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居茶鹽交引請官置務收市之季良方用事有司莫敢迕其意䥘獨不可曰與民競利豈國體耶他日上見䥘勞之曰官市交引賴卿力言罷之甚善有司臨事當如是也薛顔死其家屬衍為墓誌衍却之及在三司因奏事上謂衍曰薛顔有醜行卿不與誌墓誠清識也自是有意大用寶訓謂上此言乃衍為户部副使時今附此

戊辰知兖州翰林侍讀學士工部尚書孫奭辭曲宴太清樓召太子少保致仕晁迥及近臣皆預帝飛白大字以賜二府而小字賜諸學士獨奭與迥兼賜大小字詔羣臣即席賦詩帝問迥年及服餌之術對曰犬馬之年八十有一未嘗服餌金石不意衰朽再覩天顔而臣之子宗慤又忝侍從同與燕樂千載之遇也因從迥坐御史中丞之南太后時出禁中珍器勸奭及迥酒所以寵賚之甚厚翌日奭入謝又命講老子賜襲衣金帶鞍勒

馬及行賜宴瑞聖園又賜詩詔近臣皆賦舊制賜宴則御史中丞不與王隨時為御史中丞曰此盛事也吾不可以不與上疏請行詔許之王隨事更當考之此據記聞

壬申施州言溪洞蠻覃彥絹等寇永寧寨

十一月戊寅調丁夫浚曹州宛朐縣古清溝從京東轉運司之請也

己卯詔河南府民墓田七畝以下除其稅

辛巳徙三館于崇文院先是三館祕閣在左掖門内左

昇龍門外大中祥符八年大内火權寓右掖門外至是

修崇文院成復徙之昭文館大學士吕夷簡奉表稱謝

丁亥弛兩川礬禁　渠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

使孫正改沂州防禦使貝州部署落管軍御史言正哀

老不任事也

己丑祈雪于會靈觀

壬辰雪

乙未詔在京監庫務官毋得再任

初蔡州團練使知相州劉從德以病名還道卒年四十二贈保寜節度使封榮國公謚康懐太后悲憐之尤甚録内外姻戚門人及僮隷幾八十人從德姊壻龍圖閣直學士馬季良母越國夫人錢氏兄惟演子集賢校理暖及妻父王蒙正皆縁遺奏各遷兩官屯田員外郎戴融嘗佐從德衛州為度支判官侍御史曹修古殿中侍御史郭勸楊偕推直官叚少連交章論列太后怒下其章中書大臣請黜修古知衢州餘以次貶太后以為責

輕丁酉降修古為工部員外郎同判杭州勸偕為太常博士勸監濰州稅偕監舒州稅少連為祕書丞監漣水軍稅修古尋改知興化軍少連開封人也　龍圖閣直學士馬季良子將作監主簿館閣讀書直方為大理評事季良辭所遷官故以命直方也

十二月丙午契丹遣廣德軍節度使耶律勵四方館使高惟翰來謝册禮

甲寅詔吏部流内銓選人父母八十已上聽權注近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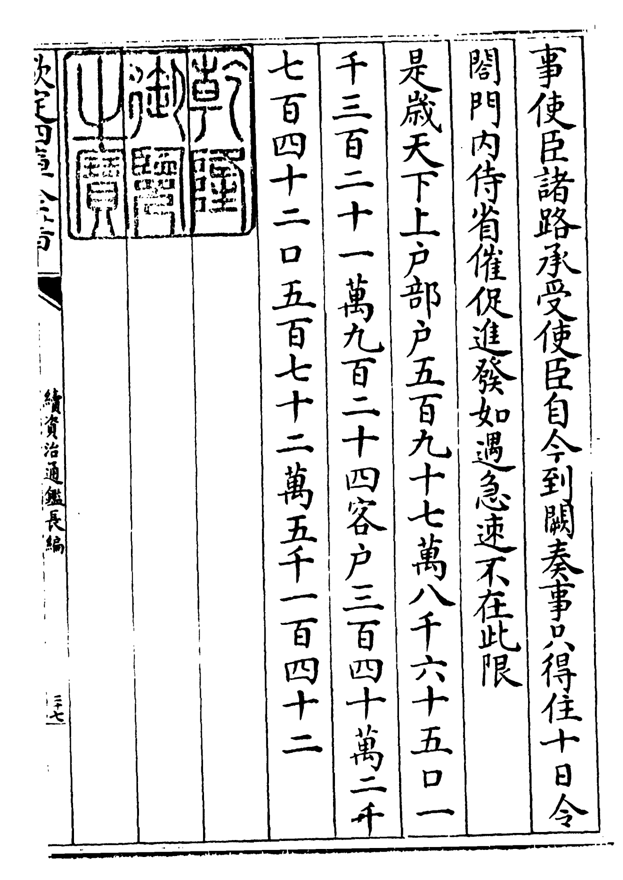
庚申左司諫龍圖閣待制孔道輔出知宣州尋改徐州又改許州道輔出守必有故當考明年二月改徐州三月改許州今附見

辛酉大風三日止

丙寅契丹遣昭信軍節度使耶律郁西上閤門使馬保來賀皇太后正旦

丁卯又遣彰武軍節度使蕭格左監門衛大將軍趙果來賀正旦

詔河北河東沿邉安撫副使都監并同管勾安撫司公



事使臣諸路承受使臣自今到闕奏事只得住十日令閤門内侍省催促進發如遇急速不在此限

是歲天下上户部户五百九十七萬八千六十五口一千三百二十一萬九百二十四客户三百四十萬二千七百四十二口五百七十二萬五千一百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今任御史臣鄒玉藻

謄錄監生臣俞錫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十一

宋 李燾 撰

仁宗

明道元年春正月乙亥以新知江陵府杜衍為河北都運使初命衍守荆南殿中侍御史郭勸言衍清直當留在朝不宜處外不聽會河北乏軍費乃遷衍一官往經度之不增賦於民而用足本傳云衍在荆南按衍初除荆南未赴即改河北傳蓋不

詳也

丙子契丹遣左千牛衛上將軍耶律順衛尉卿王義府來賀長寧節

戊子降閤門宣事舍人夏元正為閤門祗候坐捧契丹書失儀也

己丑降前益州路轉運使兵部員外郎髙覿同判杭州覿在益州時有宦者挾富人請置場采金于彭州廣積麗水二峽覿以聚衆山谷間又逼蠻部非遠方所宜且

得不償失奏罷之王蒙正恃太后親多占田嘉州詔勿
收賦覯又極論其不可旣而知嘉州張約受賕法當死
特杖脊配連州覯坐失察舉故貶官天聖八月二月庚辰可參考
癸巳詔按舉官奏劾所部官吏而反為所訟者自今毋
得受理
是月池州言民饑
二月癸卯監修國史吕夷簡上三朝寶訓三十卷賜編
纂官直集賢院王舉正三品服李淑五品服　以秦州

司馬劉舜卿為左班殿直捕河東軍賊

甲辰名輔臣于崇政殿西廡觀講書

丙午詔入廣南官者毋得過兩任初監察御史蔣堂言五嶺炎瘴之地人所憚行而比部員外郎江澤三任皆願官廣南若非貪黷何以至此故條約之堂嘗知臨川縣民李申恃富多為不法前令莫能制堂戒諭不悛白州以兵索其家得僭乘輿物寘申死堂宜興人也

庚戌知許州定國節度使張士遜為刑部尚書平章事

呂夷簡加中書侍郎初授夷簡中書侍郎蕙兵部尚書固辭兵部尚書乃令學士院貼麻仍遣内侍都知藍繼宗就閤門賜之

壬子除明温台三州海蛤沙地民税

癸丑廢河中府慶成軍賣鹼場民有盗刮鹼土者令所在收捕之

甲子詔貟外郎以上致仕者録其子為秘書省校書郎三丞以上為太廟齋郎

丙寅詔淮南民大饑有聚為盜者其令轉運使張億經畫以聞

丁卯以真宗順容李氏為宸妃是日宸妃薨宸妃始生帝皇太后即以為已子使皇太妃保視之帝即位踰十年宸妃默默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終太后世帝不自知宸妃所出也疾革乃進位遽薨年四十六三宮發哀成服苑中贈妃曾祖應巳及祖金華主簿延嗣為光禄少卿父左班殿直仁徳為崇州

防禦使母童氏為髙平郡太君攅塗于嘉慶院葬于洪福院之西北隅始宫中未治喪宰相吕夷簡朝奏事因曰聞有宫嬪亡者太后矍然曰宰相亦預宫中事邪引帝偕起有頃獨出曰卿何間我母子也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太后意稍解有司希太后㫖言歲月未利夷簡黙其説請發哀成服備宫仗葬之時有詔欲鑿宫城垣以出喪夷簡遽求對太后揣知其意遣内侍羅崇勲問何事夷簡言鑿垣非禮喪宜自西華門出太

后復遣崇勲謂夷簡曰豈意卿亦如此也夷簡曰臣位宰相朝廷大事理當廷爭太后不許臣終不退崇勲三反太后猶不許夷簡正色謂崇勲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崇勲懼馳告太后乃許之鑿垣事據魏泰東齋記事宸妃以二月二十六日甍輟視朝三日三月初一日發哀成服初四日贈三代十四日葬又輟朝令并書之宸妃之號前此亦未見恐是創置也

詔京朝官就移差遣不拘以中書審官但自近移遠者即及三代並與磨勘　詔選人求試律斷案者須

歷任三考以上

三月乙亥詔淮南饑民有願隸軍而不中者聽隸下軍

丙子詔舉人授上佐文學助教參軍者聽自便以蘄州

言文學戚元或嘗舉進士授散官而例與負販者不得

私出入也

己卯詔永興軍毋縱畜牧蹂踐秦始皇陵廟

先是緣邉主兵官多役軍士斬薪燒炭往往逃避山谷

或聚而為盜庚辰下詔禁之仍令轉運使察舉

戊子始行天聖編敕　詔淮南災傷州軍募人輸粟以濟飢民實録於十二月癸丑再書募淮南民入粟拯飢者今止一書　李壐十朝綱要淮南江東大飢

太常博士眀鎬者安丘人初為蘄州幕職知州鄧餘慶貪暴不法州事皆鎬持正之薛奎領秦州益州皆辟鎬自隨於是鎬罷益州通判還朝賜對上問輔臣以鎬所能者奎曰鎬文妙學博而沈鷙有謀能斷大事願陛下亟用之巳丑命鎬權開封府推官尋即真

初李宸妃入宫其弟用和纔七歲後不復相聞知用和

窮困鬻紙錢為業居京師妃既生子太后使劉美及張懷德訪妃親屬得用和於民間補三班奉職累遷右侍禁閤門祗候癸巳特遷用和禮賓副使　三司請下陜西市材木二十九萬詔減其半

甲午天章閣待制王鬷為淮南災傷州軍體量安撫使閤門祗候韓永錫副之

丙申龍圖閣直學士馬季良為江南東路災傷州軍體量安撫使西上閤門使曹儀副之　遣官祈雨

丁酉詔河北路練士馬葺器械毋得弛備　上封者言在京百司歲補正名者三十餘人又選滿出官者無定數望自今罷逐年試補及出官惟遇南郊許試補五十人其出官之數亦如之詔可尋復詔每歲試補以二十人為額仍毋得陳乞優試舊制百司人問律文并䟽義既所對合格復令口誦之蓋防懷挾傳授之獘其自叙勞績或臣僚為之陳乞特免口誦謂之優試者率中選故條約之後詔乃四月己酉令聨書之　黎州言卭部川山前後百

蠻都王黎在請三歲一入貢詔諭以道路遐遠令五年一入貢

戊戌詔曰江淮之間仍歲旱暵民之失職朕甚憫焉比遣使安撫其與長吏慮繫囚流以下降一等杖笞釋之

兩浙轉運司言大中祥符五年已放諸路丁身錢而婺秀二州尚輸錢如故已亥詔悉除之　詔權停貢舉

四月丙午御崇政殿録繫囚

辛亥契丹遣安東軍節度使蕭好古太僕卿王永孚來

賀乾元節

戊午詔流内銓自今初等幕職官本資應入令録而願知縣者聽之　詔近臣非受詔毋得舉官乞試館職其已試而推恩者毋得再求試　武昌留後錢惟濟在定州五年於是入覲命再守成德以疾不行惟濟喜賓客豐宴犒家無餘貲帝特賜白金二千兩舊負公使錢七百萬一切貸之及卒别賜賻錢二百萬絹千匹惟濟頗知書少挾文藝性嗷察自謂有將帥才前在成德凡六

年曹瑋將兵屯真定頗稱其能戢下然苛忍所至䓁獒淵獄凡重囚棄市或令人斷手足探肝膽加備諸毒用以威衆觀者莫不色動而惟濟自若人畏之道不拾遺在定州有婦人視其夫前妻之子不仁至燒銅錢以灼臂惟濟取其所生兒置雪中械母使視兒死其慘如此

惟濟卒在是年十二月因是月命再知成德附見此事

五月癸酉命内殿崇班閤門祗候劉永釗點檢河北東西路城池器甲仍密訪官吏能否及緣邊利害以聞

庚辰詔大理寺所斷舊皆納中書刑房而歲久殘蠹自今令月用堂印封送刑部别庫藏之仍令舊詳覆官一員季一檢舉　又詔太常禮院日輪知院一員在院點檢典禮公事初同知太常禮院薛紳言漢魏以來朝廷大政必下禮官博士定議唐六典太常置博士四人令知禮院官蓋古博士之任也國朝同知院四員日更直本院其後或别領職事因循廢直請如故事輪一員在院乃下兩制議而翰林學士馮元等言咸平元年正月

敕太常禮院同判院官輪一員在院點檢典禮公事又大中祥符七年四月敕同判院官四員張復楊嵎專領祠祭而宋綬晏殊常在禮儀院祇應文字後移三館於右掖門西與禮儀院相接而同判院官皆帶館職因而更不赴今既廢禮儀院又三館移入禁中請如紳所奏施行紳映子也

壬午廢杭秀二州鹽場

丙戌詔贈父官父官卑者毋得過其子三資中書樞密

院節度使以上及一品者並不定所止其見任大兩省大卿監上將軍防禦使遥郡觀察使景福殿使客省使以上或父甞歴是官亦許贈至三公

開封府言編敕禁軍糧錢三百犯階級者斬刑名太重

壬辰詔增至五百

乙未以後宫尚氏父延福為國子四門助教據尚氏本傳父乃名繼斌景祐元年四月庚子除右侍禁八月甲戌編管鄧州今明道元年五月乙未乃有後宫尚氏父延福為國子助教不知何也或别一尚氏當考

初譯經潤文使夏竦請注釋御所

製三寶讃及皇太后發願文既許之於是又請擇館職官同注釋詔以命直集賢院李淑集賢校理鄭戩㝷又詔宰臣呂夷簡都大叅詳

六月丁未除江寧府便錢稅　殿中侍御史張存上疏曰陛下嗣統以來延納至言罔有忌諱亟夏之人共思讜直自前秋忽詔罷百官轉對去冬黜降御史曹修古等昨又聞進士林獻可因奏封事竄遠惡人心惶惑中外莫測臣恐自今忠直之言與理亂安危之機蔽而不

達因歷引周昌朱雲辛慶忌辛毗事以廣帝意存冀州人也

存上疏不得其時按蘇舜欽作林書生詩云生得罪未十旬禁中火則生奏封事蓋五月間存上疏必相繼今附見六月末林獻可本末史失不載今取舜欽詩附見更俟考求詩譖說聖所擇愚諫帝不罪況乎言有文白黑時利害前日林書生自謂胸臆大潛心擴世病策成謂可賣投顏觸諫函獻言何耿介云昨見凶星上帝下警戒意若曰昏掾出處忠蜂蠆安坐弄神器開門納珍賄宗支若緊因親親禮日殺大臣尸其柄咋舌希寵拜速速代虎叢無使自沈瘵陛下幸察之聰明斯不壞如覘賤臣言不瞬防禍敗一封朝飛入群目已睚眦力夫寨塞門執縛不容喟十手捽其頭如負殺人債幽諸死牢中擊灼若龜蔡亦既下風指默而播諸海長塗萬餘里一錢不得帶必令朝夕間渴飢死於械從前有口者縮脰氣如鞴獨夫已去除易若吹櫟枰奈何

上帝明非德不可蓋倏忽未十旬災官下其怪乙夜紫
禁中一燎不存介天王下牀走蒼猝畏挂礙連延舊寢
廷頓失若空寨明朝黃紙出大赦徧中外嗟乎林書生
生命不可再翻令凶惡因纍纍受恩貸按天文志是年
三月癸巳星出中台貫北河入東井沒炸烈有聲燭地
食頃又有星出天市垣宗人側東流入濁四月乙巳星
出貫索大如杯沒于鉤星側光照地又六月六日乙巳
客星出東北方近濁木星太微有芒彗至丁巳凡十三
日而沒不知舜欽詩所指凶星是何
星也又云宗支繫囚亦不詳所謂

七月庚午朔詔知大名真定京兆鳳翔河中江陵江寧
等府兗鄆青陳許亳襄鄧孟潞并延秦陝潭杭越蘄揚
洪泉福等州自今並理三司判官轉運使副資序　録

故延州膚施縣令張歸正子思齊為郊社齋郎以歸正頃陷契丹及為縣嘗辨究獄未及賞而卒特録之

辛未廣南真州羅城

壬申録馮道王朴後　益利路鈐轄司言自今兩川配隷軍籍之人其元犯兇惡者不得還鄉里從之

甲戌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王博文為樞密直學士知秦州前二歲博文知秦州走馬承受賈德昌入朝毀博文詔徙鳳翔府又徙永興軍於是德昌坐贓敗乃

命加職復知秦州初緣邊軍民之逃者必為熟户畜牧又或以遺逺蕃易羊馬故常没者數百人其禽生蕃部則以錦袍銀帶茶綃賞之間雖有自歸而中道為蕃所得亦不能辨坐法皆斬博文乃遣習知蕃事者密持信紙往招至則悉貸其罪由是歲減殊死甚衆朝廷下其法旁路又言河西回鶻多緣互市家秦隴間請悉遣出境戒守臣使稽察之天聖四年十月己亥已載蕃部執送逃軍事但不詳耳　詔淮南轉運使並治楚州而諸州申發文字報復不時其

從一員治廬州　許壽州立學仍賜九經知州侍御史
朱諫請之也
乙亥上封者言外任官有貪汚不公而監司不即按法
乃奏見體量者其後事敗因免從坐之責而貪汚者或
得善代以去請自今但曾經監司體量替日並降差遣
從之
壬午除澤州晉城縣逃户乾食鹽錢
乙酉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王曙罷為資政殿學士户部

侍郎以疾自請也　封天章閣待制范諷母萬年縣太君劉氏為永嘉郡太君時上御藥張懷德傳宣中書而特封之

置黔州永安寨永州古城寨

庚寅録宜州普義寨監押左班殿直高德子信為下班殿侍以德與蠻賊戰死也

辛卯以門下省為諫院徙舊省於右掖門之西先朝雖除諫官而未嘗置院及陳執中為諫官屢請之置諫院自此始

丙申詔諸路轉運使舉通明經義可為國子監講官者以名聞

丁酉詔天下舉人依大中祥符八年額解五分外其人多額少處許計就試人數解十之二

戊戌權免淮南災傷州軍耕牛稅又免潁州正陽渡錢

是月太白晝見終月

八月辛丑以三司使兵部侍郎晏殊為樞密副使

乙巳治大名古遥堤

丙午以樞密副使晏殊為參知政事位在趙稹上

詔淮南災傷州軍作糜粥以濟饑民

辛亥權免江南災傷州軍果稅

壬子以鹽鐵副使刑部員外郎劉隨為契丹國母生辰使內殿承制閤門祗候王德基副之開封府判官職方員外郎楊日嚴為國主生辰使客省副使王克基副之太常博士直集賢同修起居注胥偃為國母正旦使閤門宣事舍人王從益副之監察御史崔暨為國主正旦

使東染院副使趙振副之尋命内殿崇班閤門祗候張懐志代振德基超子克基承衍孫曰嚴河南人也

甲寅以殿前副都指揮使鎮南節度使楊崇勲為武寧節度使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　除安利軍客户乾食鹽錢

乙卯詔河東陝西諸州向罷軍士代薪燒炭如聞苦寒公用不給自今知州部署聽差廂軍七人鈐轄五人都監三人每季代之過其數者以違制論

丙辰樞密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張耆加右僕

射賜方團金帶佩魚

丁巳以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興州防禦使曹儀為環慶路副都部署兼知邠州先是儀季父瑋知邠州有弓箭手都校李文㫴者習知蕃漢事邊人多畏服其後帥府亦以為腹心一日輙為人告將叛朝廷下儀察其狀文㫴惶恐不自安而儀益委用之於是邊人皆感悦

戊午詔國子監重修七十二賢堂其左丘明而下二十一人並以本品衣冠圖之

庚申詔淮南荐飢長吏有能撫存流亡者轉運使具以聞

辛酉以邈川大首領嘉勒斯賚為寧遠大將軍愛州團練使雅仁結首領温布且為歸化將軍始㻞克遵與曹瑋戰三都谷不勝又襲西凉兵敗斯賚遂與㻞克遵不協更徙邈川用温布且為倫布數使人至秦州求内屬故有是命已而温布且作亂因斯賚置穽中出收不附已者守穽人間出斯賚集兵殺温布且徙居青唐

壬戌修文德殿成　是夜大内火延燔崇德長春滋福會慶崇徽天和承明延慶八殿上與皇太后避火於苑中

癸亥移御延福宫

甲子放朝近臣詣宫門問起居以宰相呂夷簡為修葺大内使樞密副使楊崇勲副之殿前副都指揮使夏守贇都大管勾修葺入内押班江德明右班副都知閻文應管勾令京東西淮南江東河北路並發工匠赴京師

乙丑詔羣臣直言闕失又詔隻日權御崇政殿視朝百官並入拱宸門先是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宸門追班百官拜樓下宰相呂夷簡獨不拜帝使問其故曰宮廷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夷簡乃拜

丁卯大赦其營造殿宇宜約祖宗舊制更從減省時宦者置獄治火事得縫人火斗已誣伏下開封幷使具獄權知府事程琳辨其不然乃命工圖火所經處且言後

宮人多所居隘其鍋竈近板壁歲久燥而焚此殆天災不可以罪人監察御史蔣堂亦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應變今乃欲歸咎宮人且宮人付獄何求不可而遂賜之死是重天譴也帝為寛其獄卒無坐死者

是月殿中丞滕宗諒祕書丞劉越準詔上封事宗諒言夫攻玉必以石濯錦必以魚物有至賤能成至貴者人亦有之故潁考叔舍肉以啟莊公之孝少孺子挾彈而

罷吴王之兵臣之區區竊慕於此伏見掖庭遺燼延熾宫闈雖緣人事實繫天時詔書亟下引咎滌瑕中外莫不感動然而詔獄未釋鞫訊尚嚴恐違上天垂戒之意深累兩宫好生之德且婦人柔弱箠楚之下何求不可萬一懷寃足累和氣祥符中宫掖火先皇帝盡索其類屬之有司明寘以法欲申戒於後人若患可防而刑可止豈復有今日之虞哉況變警之來近在禁掖誠願修政以禦之思患以防之凡逮繫者特從原免庶幾咎災

可消而福祥來格也又言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請太后還政而越請太后還政言尤鯁直皆不報宗諒河南人越大名人也

九月庚午以景福殿使雅州防禦使入内都知韓守英為都知仍月增俸三萬宫苑使忠州防禦使入内都知藍繼宗為昭宣使西京作坊使文州刺史入内押班江德明為如京使入内副都知賔禮使入内押班盧守懃領昌州刺史又自上御藥而下至内品凡遷擢十五人

並以宫庭火録衛乘輿之勞也火始作小黄門王守規獨先覺自寢殿至後苑門皆擊去其鏁亟奉帝及太后至延福宫回視所經處已成煨燼及執政候起居帝曰非王守規引朕至此幾與卿等不相見乃以守規為入內殿頭守規承勗幼子也

甲戌詔百官五日一朝　降涇原路副都部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龔州防禦使髙化為滑州部署知渭州西上閤門使安繼昌知丹州涇原都監左騏驥使英

州刺史王懷節為河陽都監知鎮戎軍内殿崇班閤門祇候高繼嵩為陜西都監並坐掩擊㪇珠爾族失利也先是化等以臧夏出兵徑抵賊帳一日行幾百里兵素不整涉險皆困乏既與賊遇首尾不能相救遂自奔潰騎士渴死者又三之一自是指㪇珠爾為彊族不敢復言攻取云此據聚米圖經

丁亥永興軍言左衛大將軍分司西京李士衡卒其後諸子訴其父有勞於國非意左遷詔追復同州觀察使

士衡前後筦計二十年雖才智過人然素貪家貲至累鉅萬建大第長安里中儼若官府云當附士衡復官時

巳丑廢真定府石炭務　貸淮南災傷州軍貧民種糧

庚寅重作寶册命參知政事陳堯佐書皇帝受命册寶參知政事薛奎書尊號册寶宰臣張士遜書上為皇太子册寶參知政事晏殊書皇太后尊號册寶以舊册寶為宫火所焚也既而有司言重作册寶其沿寶法物凡用黄金二千七百兩詔易以銀而金塗之二年正月十七日景祐二

年八月十七日可考

丙申詔以皇太后及上閤中金銀器物量留供需外盡付左藏庫易緡錢二十萬助修大内

丁酉環慶走馬承受李德言西賊寇邉詔都署司嚴飭兵備又令鄜延路移文夏州戒約之此當是元昊襲甘州及西凉府時也

戊戌賜修内役卒緡錢

冬十月甲辰改崇德殿曰紫宸長春殿曰埀拱滋福殿曰皇儀會慶殿曰集英承明殿曰端明延慶殿曰福寧

崇徽殿曰寶慈天和殿曰觀文大寧門曰宣祐宣和門曰寧陽左右勤政門曰左右嘉福

乙巳以知江寧府太常少卿李允元兼江南東路災傷州軍安撫使知揚州兵部郎中王立兼淮南災傷州軍安撫使

己酉再賜修内役卒緡錢

甲寅壽州言歲飢乏稻種請於浙西市三萬斛以貸民從之　以鎮戎軍新修赤蒿城為懷遠城

乙卯詔災傷州軍監臨官虧課而已科罰者勿以為負

丁巳令漢陽軍發廩粟以賑飢民

戊午加贈鎮王元儼母昭媛王氏為太儀元儼事母孝謹每有疾躬侍藥劑晨夕盥潔焚香以請命憂念或至不食及其終哀戚過人

十一月甲戌上以修內成恭謝天地于天安殿遂謁太廟大赦改元優賞諸軍百官皆進官一等不隔磨勘選人及十二考歷任無贓罪並許磨勘引見百官進官一等此據本紀

不隅磨勘此據朔歷實録但云加恩若止加恩則非進官實録誤也今州縣所有慶歷新編敕書亦與本紀朔歷同祖宗故事云明道改元非次恩賞尚有不滿之意朝廷别為施恩此事當考　是日還自延福宫

己卯冬至百官賀皇太后於文德殿上御天安殿受朝

癸未宰臣呂夷簡加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張士遜加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夷簡固辭所加官乃令翰林貼麻改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　鎮安忠武節度使太尉尚書令兼中書令鎮王元儼為河陽三城武城節度使守

太師徙封孟王　樞密使張耆改為昭德節度使兼侍中副使楊崇勲改山南東道節度使夏竦為尚書左丞趙稹為吏部侍郎　叅知政事晏殊為尚書左丞陳堯佐薛奎並為禮部侍郎　定難節度使守太傅尚書令兼中書令西平王趙德明封夏王

乙酉進封鄧國大長公主為楚國兾國大長公主為魏國

戊子如京使文州刺史入内副都知江德明為文思使

普州團練使左藏庫副使右班都知閻文應爲洛苑使
開州刺史並録管勾修内之勞也其餘督作承受奏事
遷擢者又十三人
庚寅以左驍衛上將軍劉承珪子左藏庫使從愿爲洛
苑使内侍高品從政爲殿頭孫惟恭惟明並爲三班借
職弟供奉官承鈞爲内殿崇班時承珪妻申國太夫人
彭氏卒特推恩也　兵部員外郎知信州梁顔坐受賕
及盜官録礬法當死以更赦特除名本路轉運使蕭貫

失察舉降知饒州有撫州司法叅軍孫齊者初以明法得官留其妻杜氏里中而紿娶周氏入蜀後周欲訴于官齊斷髮誓出杜氏久之又納倡陳氏挈周所生子之撫州未踰月周氏至齊捽置廡下出偽券曰若傭婢也敢爾邪乃殺其所生子周訴于州及轉運使皆不受人或告之曰得如饒州蕭使君者訴之事當白矣周氏以衣書姓名乞食道上馳告貫撫非所部而貫特為治之更赦猶編管齊濠州

辛卯孟王元儼徙封荆王為永興鳳翔節度使　詔舒州吳塘堰自令令本縣令佐一員歲檢功料以上戶為陂頭部衆修築之仍禁民近塘置水碓磑及於陂腹種蒔其盗決者論如律初淮南安撫使王駿言舒州民多近塘置碓磑以奪水利事下淮南轉運司而轉運使舒式言吳塘聚竹落石為堰其長百丈折水而南歷五門北至竹子陂凡十七堰溉田千頃非官為修治則寖以隳廢故條約之

壬辰交趾郡王李德政加同平章事　夏王趙德明凡娶三姓默穆氏生元昊衞克默特氏生沁裕勒額藏渠懷氏生沁威　元昊小名嵬𤌍羌語謂惜為崖富貴為埋性凶鷙猜忍圓面高凖長五尺餘少時衣長袖緋衣冠黑冠佩弓矢從衞步卒張青蓋出乘馬以二旗引百餘騎自從曉浮屠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書常攜野戰歌太乙金鑑忽引兵襲伊嚕格勒罕破之奪甘州數諫德明無臣中國德明輙戒之曰吾久用兵終無益徒自疲

耳吾族三十年衣錦綺衣此聖宋天子恩不可負也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姓所便英雄之生當王覇耳何錦綺為既陷甘州復舉兵攻拔西凉府未踰時德明死元昊繼立延州以聞詔輟視朝三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命開封府判官度支員外郎朱昌符為祭奠使六宅副使内侍押班馮仁俊副之賜賻絹七百匹布三百匹副以羊麵上尊酒將奠賜物稱是皇太后所賜亦如之帝與皇太后為德明成服於苑中百官奉慰實録正史

並稱德明既攻陷甘州拔西凉府未踰時乃死甘州及西凉府陷没實録正史並不記其年月日所稱未踰時或即是德明死之年然德明每不聽元昊用兵其攻陷甘州及西凉府想非德明意傳又稱元昊忽引兵襲甘州可見德明不在其間西凉府亦必元昊自拔之德明不與也實録正史載此事不詳因德明死時乃附著之蓋誤矣今皆删修使不相牴牾要檢尋他書或載甘州及西凉府陷没時則别修附

癸巳制授元昊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静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使西平王以司封員外郎判開拆司楊告為旌節官告使禮賔副使朱允中副之元昊既襲封即陰為叛計時改元明道而元昊避

父名輙稱顯道於國中雖奉貢然僭已萌矣初對使者設席自尊大而告徙坐即賔位不為屈又閒屋後有數百人鍜聲知其必叛獨畏懦不敢言告允恭子也告或已見允恭沒時

淮南江東民飢詔制置發運司轉米三十萬斛賑濟之　詔上御藥自今比内殿承制上御藥供奉比崇班仍居本品之上

乙未詔三班院宗室壻年及格者與在京差遣

丙申詔藤州所沒丁謂庄田還給其家仍以其子前内

殿承制翊為供奉官

十二月庚子詔以來年二月躬耕耤田先請皇太后恭謝宗廟權罷南郊之禮其恩賞並就禮畢施行

辛丑命直集賢院王舉正李淑與禮官詳定耤田及皇太后謁廟儀注禮官議皇太后宜準皇帝袞服減二章衣去宗彝裳去藻不佩劍龍花十六株前後垂珠翠各十二旒以袞衣為名詔名其冠曰儀天又言皇太后乘玉輅服褘衣九龍花釵冠行禮服袞衣冠儀天冠皇太

妃皇后乘重翟車服鈿釵禮衣以緋羅為之具蔽膝革帶珮綬履其冠用十二株花釵太廟行禮並服褘衣詔可之敕有司製禮衣及重翟以下六車始太后欲純被帝者之服參知政事晏殊以周官王后之服為對失太后旨輔臣皆依違不決薛奎獨爭曰太后必御此見祖宗若何而拜固執不可雖終不納猶少殺其禮焉殊事據神道碑正傳不改奎墓誌云太后乃改他服誤也

壬寅知天雄軍天平節度使王曾加同平章事知天雄

軍如故　又加彰德節度使柴宗慶同平章事　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崇勳為樞密使崇勳曲謝太后與上言先帝最稱崇勳質信可任大事又超遷之

甲辰以宰相呂夷簡為恭謝太廟藉田大禮使張士遜為禮儀使樞密使張耆為儀仗使楊崇勳為鹵簿使樞密使夏竦為橋道頓遞使

丙午追封秦國賢肅長公主為大長公主秦國降王承衍　羣

臣上皇帝尊號曰睿聖文武體天法道仁明孝德上皇太后尊號曰應天齊聖顯功崇德慈仁保壽凡五上乃許之

壬子江東轉運司言本部災傷請權罷上供物從之

太常博士楊偉郭稹並為集賢校理殿中丞宋祁為直史館太子中允韓琦為太常丞直集賢院大理評事石延年趙宗道上元縣主簿吳嗣復合肥縣主簿胡宿並為館閣校勘仍詔館閣校勘自今須召試毋得陳乞偉

億從弟琦安陽人延年宋城人宗道賀子宿晉陵人也

職方員外郎陸參為崇文院檢討參少好

稹祁已見

絢復未見

學淳謹獨與母居鄰家失火母急呼參不應蹴之墮床下良久束帶執燭而至曰大人嚮者呼參參未束帶故不敢應及長舉進士及第嘗為縣令有刼盜被縛甚急參愍之呼謂曰汝迫於飢寒為是耳非性不善也命緩其縛一夕逸去吏亟以白參命捕之嘆曰我以仁恻緩汝汝乃忍負參如何脫復捕得胡顏見參又有訟田者

判其狀尾而授之曰汝不見虞芮之事乎訟者齎以示所司皆不能解復以見祭又判其後曰嗟乎一縣之人曾無深於詩者人皆傳以為笑蔡齊以為有淳古風薦之朝授以館職祭未詳邑里具本末據司馬光記聞及江休復雜志

丙辰以給事中李若谷知壽州安豐芍陂皆美田多豪右分占盛夏雨溢壞田輒盜決若谷擿冐占者逐之每決輙調瀕陂諸豪使隄塞其後盜決乃止

戊午詔獲刼盜而情涉巨害者毋得擅行凌遲須奏聽

裁初廬壽光等州都巡檢使梁紹熙言獲累行刼盜者六人淩遲處死故條約之

己未上封者言比詔淮南民飢有以男女雇人者官為贖還之今民間不敢雇傭人而貧者或無以自存望聽其便從之

庚申命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李諮翰林學士盛度侍讀學士王隨同議解鹽法天聖八年始聽解鹽通商行之一年歲入視天聖七年增緡錢十五萬明年更損九

萬其後歲益耗故令諮等議之度隨皆初以通商為便者也

壬戌契丹遣奉先軍節度使蕭式少府監張推保來賀

皇太后正旦

癸亥契丹遣左驍衛上將軍蕭寀安東軍節度使夏彧

謚來賀正旦

是歲契丹主改元重熈邉吏言諜知契丹將大入邊輔

臣爭言擇帥備邉之策叅知政事薛奎獨曰先帝與契

丹約和歲遺甚厚必不敢輕背約已而皆如奎所料帝甞謂輔臣曰臣之事君多見其有始無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下然也如唐明皇開元之初勵精為治天下晏然及其末也放意荒侈卒至大亂此不可不監也帝深然之　上封者言自河南六監廢京師須馬取之河北道遠非便詔遣左廂提點王舜臣往度利害舜臣言鎮寧靈武東平淳澤四監雖廢然其地猶牧本監并騏驥院馬洛陽單鎮監去京師近罷之非便乃詔復

二監以牧河北孳生馬此據本志不得具時附見年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十二

宋 李燾 撰

仁宗

明道二年春正月壬申契丹遣右金吾衛上將軍耶律霸昭德軍節度使韓橁來賀長寧節

戊寅直集賢院李淑上耕籍類事五卷王后儀範三卷

己卯詔淮南江浙荆湖發運司比留上供米賑江淮貧

民如聞流亡未已令更以百萬斛濟之仍命翰林侍讀學士王隨入内供奉官鄧守恭入内殿頭江從瑩乘驛督視之　罷館閣侍書初光禄寺丞戚申甫馬直方在館閣讀書自陳歲久請一貼職上止令大官給食候三年與試因詔後毋得復置

壬午上元節罷正陽門張燈以藉田禮近也　權免淮南災傷州縣魚果税

癸未詔三司鑄明道元寶錢

甲申以侍御史孫祖德為夏州祭奠使朱昌符道病故也祖德北海人前通判西京方冬苦寒詔罷內外工作而錢惟演督修天津橋格詔不下祖德曰詔書可稽留耶卒白罷役　有司言近制皇帝寶冊法物金用二千七百七十八兩皇太后寶冊法物用金二百八兩銀一千七百六十七兩帝曰此雖舊制亦曠費也自今止依皇太后例參用金銀

己丑宰臣呂夷簡樞密副使夏竦上所注御製三寶讚

皇太后發願文以檢討注釋官直集賢院李淑為史館修撰集賢校理鄭戩直史館夷簡竦各與一子改官而夷簡請賜其子大理寺丞公弼進士出身從之

庚寅詔三丞以上致仕無子者聽官其嫡孫若弟姪一人仍降子一等

癸巳武勝軍留後陳堯咨言梁灤積水廢民田數萬頃不能疏導至鄆州徙城以避之嚮者臣守鄆孫奭守兖同相視自魚臺下杷鑿河四十餘里決泊水注河由德

博東入于海可以紓水患通漕于河北宜歲調夫乘春濬之朝廷從其説然汙澤自具地形終不能大耗也

甲午降夔州路轉運使國子博士張正中為殿中丞知太平州初以國子博士蕭律代正中而劾奏正中在部苛察不公故降之

乙未御端明殿閲左右騏驥院馬賜荆王元儼二匹諸宗室輔臣至三司副使以上各一匹

二月戊戌司天監言含譽星見東北方其色黄白上有

光芒長二尺然觀者皆以為彗云

庚子詔淮南江南民被災傷而死者官為瘞埋仍祭酹之先是南方大旱種餉皆絶人多流亡困飢或疫氣相傳死者十二三官雖作粥糜以餉之然得食輙死村聚墟里幾為之空

甲辰皇太后宿齋垂拱殿乙巳服褘衣花釵冠乘玉輅以赴太廟改衮衣儀天冠内侍贊導享七堂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受册文德殿帝奉賀還宿天安殿遂赴東

郊

丁未祀先農行耤田禮禮儀使張士遜奏皇帝三推而止帝曰朕既躬耕不以古禮為式願推終畝士遜固請乃耕十二步而止御觀耕臺三公以下咸推盡壟悉過五推之數禮畢御正陽門大赦太宗親耕未耜命太僕寺永秘藏之民年八十以上每遇長寧乾元節許赴州縣燕設其父母年八十者與免一丁著為式權罷江淮發運司今年春漕以濟飢民御天安殿受冊嘉祐四年祫享赦書

又申明免丁之令本紀於此年失不載遂以嘉祐四年為事始誤也

辛亥上作耤田詩賜近臣詔耤田陪位舉人免將來文解

壬子以兩川饑遣使體量安撫天章閣待制王鬷益利路户部副使張宗象梓夔路上御藥楊承德入内供奉官呂清分路走馬承受公事　除富順監井户所欠燒煎籍鹽篳課利

已未置蘄州清酒務指揮三百五十人以隷酒官

辛酉詔在京勾當庫務官未歲滿者毋得别陳乞差遣
又詔諸官田重複出稅者除之
三月庚午加恩百官
初耕耤田泰寧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錢惟演求
侍祠許之壬申命惟演為景靈宫使留京師
癸酉幸洪福寺還賜道旁耕者茶帛
巳卯録開封府判官兵部員外郎朱昌符子壽臣度支
判官度支員外郎戴融子荀並為三班借職融送伴契

丹使昌符祭奠趙德明皆道病死故䘏及之　司封員外郎知安州劉楚言本州仍歲旱災流民亡者八十餘家丁卯赦書按前二月丁未祀先農禮畢大赦此稱丁卯赦書疑誤　京東江南淮南災傷州軍逃移人户令歸業與免夏秋兩稅賦令已過赦限而流民不還深慮為富室并兼而貧弱者不能自歸州縣户口益以減耗欲請更展限半年仍免徭賦兩料從之　塘水東起滄州界拒海岸黒龍港西至乾寧軍沿永濟河合破船淀滿淀灰淀為一水衡廣百二

十里縱九十里至一百三十里其深五尺東起乾寧軍西信安軍永濟渠為一水西合鵞巢淀陳人淀燕丹淀大光淀為一水衡廣一百二十里縱三十里或五十里其深丈餘或六尺東起信安軍永濟渠西至霸州莫金口合水淀得勝淀下光淀小蘭淀李子淀大蘭淀為一水衡廣七十里縱五十里或六十里深六尺或七尺東北起霸州莫金口西南保定軍父毋砦合糧料淀為一水衡廣二十七里縱八里其深六尺霸州至保定軍並

塘岸水最淺故咸平景徳中契丹鈔河北以霸州信安軍為歸路東南起保定軍西北雄州合百世淀黒羊淀小蓮花淀為一水衡廣六十里縱二十五里或十五里其深八尺或九尺東起雄州西至順安軍合大蓮花淀洛陽淀牛横淀康池淀疇淀白洋淀為一水衡廣七十里縱三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六尺或七尺東起順安軍西邉吴淀至保州合齊安淀宜子淀勞淀為一水衡廣三十餘里縱百五十里其深一丈三尺或一

尺起安肅廣信軍之南保州西北畜沉苑河為塘衡廣二十里縱十里其深五尺淺或三尺曰沉苑泊自保州西合雞距泉甞為稻田方田衡廣十里其深五尺至三尺曰西塘泊自何承矩以黄懋為判官始開置屯田築堤儲水為阻固其後益增廣之凡並邊諸河若滹沱葫蘆永濟等河皆滙于塘天聖巳後相承而不廢仍領於沿邊屯田司而當職之吏各從其所見或曰有甲兵將在敵來何所事塘且邊吳淀西望長城口尚百餘里皆

山阜高仰水不能至敵騎馳突得此路足矣塘雖距海亦為無所用夫以無用之塘而廢可耕之田則邊穀貴自困之道也不如勿廣以息民為根本或者則曰河朔幅員二千里地平夷無險阻敵從西方入放兵大掠由東方而歸我嬰城之不暇其何以禦之自邊吴淀至泥姑海口綿七州軍屈曲九百里深不可以舟行淺不可以徒涉雖有勁兵不能度也東有所阻則甲兵之備可專力于其西矣孰謂無益論者自是分為兩岐而朝廷

以敵性忽荒無常阻固終不可以廢也元年八月忻州團練使劉平自雄州徙知成德軍是月壬午奏曰臣嚮為沿邊安撫使與安撫都監劉志劉志未見嘗陳備邊之略臣今徙真定路由順安安肅保定州界自邊吳淀望趙曠川長城口乃契丹出入要害之地東西不及一百五十里臣竊謂聖朝七十餘年守邊之臣何可勝數皆不能為朝廷預設深溝高壘以為扼塞臣聞太宗朝嘗有建請方田者今契丹國多事兵荒相繼我乘以引水植

稻為名開方田隨田塍四面穿溝渠縱廣一丈深二丈鱗次交觧兩溝間屈曲為徑路才令通步兵引曹河鮑河徐河雞距泉分注溝中地髙則用水車汲引灌漑甚便願以劉志知廣信軍與楊懐敏共主其事數載之後必有成績遂密敕平與懐敏漸建方田懐敏時為西路縁邉廵檢都監也侍禁劉宗言又奏請種木于西山之麓以法榆塞云可以限敵騎也此段取本志附見劉平自雄州徙成徳乃去年八月丙辰其奏則據會要在此年三月十七日知成徳軍劉平言安肅廣信軍並保州各相去三四十里其間

平原廣野乞自保州以西如稻畦掘作方田每年漸次開展乞專委西路沿邊巡撿都監楊懷敏相度可否建置方田必有成績詔令懷敏漸次興置稻田仍令劉平常切照管

丁亥祈雨于會靈觀上清宮景德開寶寺

庚寅以皇太后不豫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募天下善醫馳傳赴京師僧道童行係帳京畿三年西京南京五年諸道七年並與剃度披帶乾興以來貶死者復其官謫者皆内徙丁謂特許致仕

甲午皇太后崩遺誥尊太妃為皇太后皇帝聽政如祖

宗舊規軍國大事與太后內中裁處賜諸軍緡錢

乙未帝御皇儀殿之東楹號慟見輔臣且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曰其在衮冕也然服之何以見先帝乎帝悟以后服斂即命呂夷簡為山陵使既宣遺誥閤門趣百官賀太后於內東門御史中丞蔡齊正色謂臺吏毋追班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天下情偽今始親政豈宜使女后相繼稱制乎執政無以奪

夏四月丙申朔下詔求助刪去遺誥皇帝與太后裁處軍國大事之語　遣東上閤門使曹琮告哀於契丹又遣使告諭邉鎮出遺留物賜近臣有差

丁酉羣臣上表請聽政不允五上乃從之

庚子降詔邮刑見輔臣于皇儀殿之東楹工部尚書李廸初自河陽還以國哀未得入謁至是特名見之尋命廸為資政殿大學士判都省命翰林學士章得象為大行皇太后遺留契丹國信使崇儀使安繼昌副之供備

副庫使李用和持遺留物賜西平王趙元昊

皇太后既崩左右始有以宸妃事聞者上號慟累日不絶壬寅追尊宸妃為皇太后甲辰詔改葬于永定陵大行皇太后山陵五使並兼追尊皇太后園陵使或言太后死非正命喪不成禮上亦疑焉因易梓宮上遣李用和視之則容貌如生服飾嚴具用和入告上歎曰人言其可信哉乃於大行神御前焚香泣曰自今大孃孃平生分明矣

改葬易梓宮李用和視之據龍川别志郎伯温見聞録乃云上親視之蓋不然也

太常禮院言册皇太妃楊氏為太后請如咸平二年故事百官上牋曰殿下稱教旨或懿旨而不上表從之咸平

二年故事已不入長編此亦當削不惟不入長編國史亦不載今附此

戊申始聽政於崇政殿西廂并召對契丹賀乾元節使崇義軍節度使蕭達容省使劉日省罷乾元節上壽

庚戌以流人林獻可為三班奉職明道初獻可抗言請皇太后還政太后怒竄于嶺南至是特録之實録云獻可以天聖

中上言按張存疏則當在明道元年又按蘇舜欽林書生詩乃元年五月間也已附見六月末獻可不知何許

人皇祐四年末又見當考

壬子羣臣上表請御正殿不允表三上乃從之　詔内外毋得進獻以祈恩澤及緣親戚通章表若傳宣有司實封覆奏内降除官輔臣審取處分　罷創修寺觀毋進乾元節香合及山儀帝始親攬庶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悦

癸丑以景靈宫使泰寧節度使同平章事錢惟演判河南府　名知應天府龍圖閣學士刑部侍郎宋綬通判

陳州太常博士祕閣校理范仲淹赴闕　罷上御藥并
上御藥供奉以上御藥楊懷志江德用並為供備庫使
楊承德楊餘懿並為洛苑副使上御藥供奉蔡舜卿張
懷信武繼隆任守忠楊安節並為供備庫副使以入內
供奉官四人勾當御藥院如故事
丙辰降文思使普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江德明為西
京左藏庫使并代路鈐轄三陵副使東染院使羅崇勲
為真定府定州路都監洛苑使楊餘懿為齊州都監楊

承德為同州都監供備庫副使張懐信為岳州都監楊安節為晉州都監武繼隆為蘄州都監任守忠為黄州都監蔡舜卿為潞州都監初大行皇太后輔政而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頗盛參知政事薛奎言不遂斥遂恐階以為亂上不欲暴其罪狀止黜之于外楊懐志江德明二人未見諸官當考

己未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吕夷簡罷為武勝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澶州樞密使昭德節度使右僕射

檢校太師兼侍中張耆罷為左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
護國軍節度使判許州尋改陳州樞密副使尚書左丞
夏竦罷為禮部尚書知襄州尋改潁州禮部侍郎叅知
政事陳堯佐罷為户部侍郎知永興軍樞密副使禮部
侍郎范雍罷為户部侍郎知荆南府尋改揚州又改陝
州樞密副使吏部侍郎趙稹罷為尚書右丞知河中府
尚書右丞叅知政事晏殊罷為禮部尚書知江寧府尋
改亳州　初荆王子養禁中既長吏簡請出之太后欲

留使從帝誦讀夷簡曰上富春秋所親非儒學之臣恐亡益聖德即日命還邸中蘇轍龍川別志云張方平奉敕撰夷簡神道碑其家欲言協和二宫事方平於上前質其虛實上不喜曰吾不能復記此良久乃曰明肅章惠嘗自言夢周王祐來告將託生荆王宫中時允初始生二后欲取入宫養之夷簡爭之乃止上所言如此則夷簡協和兩宫信有力矣按允初卒於治平元年年三十七其初生當天聖七年方平撰神道碑不記此獨本傳有養荆王子禁中既長命還邸與蘇轍所記不同不知本傳何據竊疑蘇轍所記得實今姑從本傳帝始親政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辨佞壬絕女謁疎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勸帝語甚切帝與夷簡謀以

者竦等皆太后所任用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罷夷簡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故而夷簡素厚內侍副都知閻文應因使為中詗久之乃知事由皇后云　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張士遜加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或說呂夷簡知士遜不如己故薦以自代使上思己復名用之案士遜先為相今但自集賢遷昭文史館耳恐好事者飾說今不取然士遜先為相夷簡實引之也　資政殿大學士工部尚書判都省

李廸以本官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戶部侍郎王隨為參知政事樞密直學士禮部侍郎權三司使事李諮為樞密副使步軍副都指揮使福州觀察使王德用為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始太后臨朝有求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敢挾此以干軍政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卒不奉詔乃止興國寺東火近張耆宅耆乞兵防護德用不遣太后崩有司請衛士坐甲德用曰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者又不奉詔上閱

太后閤中得德用前奏軍吏事竒之以為可大用故擢
任樞密德用謝曰臣武人幸得以馳驅自效賴陛下威
靈待罪行間足矣且臣不學不足以當大任帝遣使者
趣入院　權御史中丞蔡齊為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
事天章閣待制范諷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時有
飛語傳荆王元儼為天下兵馬都元帥者内侍捕得三
司小吏鞫之逮及數百人帝怒使齊按之迹其所來無
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為京師為之恐動齊曰

此小人無知非有他意不足治且無以安荆王疏一夕三上帝大悟止笞數人而已先是諷出知青州時山東旱蝗前宰相王曾家多積粟諷發取數千斛濟飢民因請遣使安撫於是以御史中丞名其在青州不逾歲也

降龍圖閣直學士工部郎中馬季良為濮川防禦使赴本州

始太后疾加劇侍御史孫祖德請還政已而疾少間祖德大恐及太后崩諸嘗言還政者多進用庚申擢祖德

為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知諫院　太常博士秘閣校理范仲淹為右司諫仲淹初聞遺誥以太妃為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亟上疏言太后母號也未聞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時已刪去參決等語然太后之號訖不改止罷其冊命而已富弼墓誌云上悟止存后號而止恐當日刪去參決等語未必緣仲淹奏疏今且附見罷其冊命此據歐陽修神道碑　降殿中丞知吉州方仲弓為太子中舍監豐國監仲弓嘗請如唐武后故事

立劉氏七廟太后讀其奏怒曰不作此負祖宗事裂而擲之猶用是得知州上以累更赦宥止薄責焉真定府定州路都監羅崇勳主仲弓者也亦降為鄂州都監其後復降仲弓為汀州別駕崇勳為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永州安置再降乃七月戊子今并書之

壬戌始御崇政殿改命張士遜為山陵及園陵使

癸亥上大行太后謚曰章獻明肅追尊太后謚曰章懿

甲子以京東飢募民入粟以賑之實録於七月乙酉又書今止一書

五月丁卯判河南府泰寧節度使同平章事錢惟演言
母以子貴廟以親升葢古今之通義也章懿皇太后輔
佐先帝誕育聖躬德冠掖庭功流宗社陛下感深罔極
追薦尊名既復寢園將崇廟室謹按唐武宗韋太后以
追尊升祔穆宗之室皇朝孝明孝章皇后並祔太祖之
室懿德明德元德並祔太宗之室今真宗一室止祔章
穆皇后典禮未稱請俟園陵畢以章獻章懿皇太后並
祔真宗之室詔太常禮院詳定以聞惟演既罷景靈宮

使還河南不自安乃建此議以希帝意

戊辰詔禮部貢舉

始章懿太后疾東染院使張懷徳押醫官楊可久等入侍已巳追貶懷徳為壽州都監可久等皆坐黜罰

辛未屯田員外郎龎籍為殿中侍御史籍奏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又奏陛下躬親萬幾用人宜辨邪正防朋黨勿使受恩人主歸感權臣進擢近列願采公論毋令出於執政孔道輔嘗謂人曰言事官多觀望宰

相意獨麗君可謂天子御史也籍與馬絳並命令獨記籍

癸酉詔曰大行皇太后保佑冲人十有二年恩勤至矣而言者罔識大體務詆訐一時之事非所以慰朕孝思也其垂簾日詔命中外毋輒以言始太后稱制雖政出宫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亦少所假借宫掖間未嘗妄改作内外賜與皆有節柴氏李氏大長公主入見猶服髮鬚太后曰姑老矣命左右賜以珠璣帕首時陳王元份婦安國夫人李氏老髮且落見太后

亦請帕首太后曰大長公主太宗皇帝女先帝諸妹也若趙家老婦寧可比邪舊賜大臣茶有龍鳳飾太后曰此豈人臣可得命有司別製入香京挺以賜之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鉛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常服絁襦練裙侍者見上左右簪珥珍麗欲效之太后戒曰彼皇帝嬪御飾也汝安可學晚稍進外家任內官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等以此勢傾中外又以劉從德故紲曹修古等然太后保護帝既盡力而帝所以奉太后

亦甚備太后常命工爲帝結珠鞍帝心不欲之然不敢
毀以寘真宗神御殿其恐傷太后意如此及太后崩言
者多追斥垂簾時事左司諫范仲淹言於帝曰太后受
遺先帝保佑聖躬十餘年矣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
大感悟乃降是詔
乙亥樞密副使李諮起復丁父憂也　詔諸路去年災
傷流民許半年復業者更展百日限　出内藏庫緡錢
三十萬下三司助山陵　罷羣牧制置使時上封者言

羣牧既自有使而武臣以樞密兼制置事不時決故罷之景祐二年十月十三日復置

丙子命宰臣張士遜撰耤田及恭謝太廟記以翰林學士馮元為編修官直史館宋祁為檢討官既而祁言皇太后謁廟事不可為後世法乃命止撰耤田記

帝始名宋綬將大用之為張士遜所沮丁丑以綬為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學士判都省兼判太常寺知審官院

閤門言命婦奏狀乞於登聞鼓院投下乞令本宮

勾當使臣看詳無違條貫具印狀繳連於閤門承進從之景祐四年十月十六日張逸奏可考

戊寅御崇政殿録繫囚

辛巳參知政事王隨入内供奉官鄧守恭江從瑩上淮南運河圖此事當考恐是隨前奉使淮南被詔所經畫及執政乃上之也或與嵗末鹽運五刹相關

置并州管界廵檢一員　詔諸州無同判處其當直司事同幕職官決遣之

癸未詔審官院東西兩川人自今毋得任本路知州同

判

丁亥權御史中丞范諷請雙日視朝詔俟章獻皇太后百日聽旨蓋自太后崩上猶循故事惟隻日視朝也

己巳詔曰敕令者治世之經而數動揺則衆聽滋惑何以訓廸天下天聖所修敕令既已頒宣自今有司毋得輒請删改有未便者中書樞密院具奏聽裁

庚寅許大名府立學仍賜九經從王曽之請也

六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丙申詔制置發運使副都監自今並滿三年從内侍鄧守恭之言也

戊戌詔罪人令衆者自五月盡七月十一月盡正月特免之

己亥免河北災傷下户今年夏税

先是配隸罪人皆奏待報既而繫獄淹久奏請煩數壬寅詔有司叅酌輕重著為令　録周世宗及高季興李煜孟昶劉繼元劉鋹後　祠部員外郎李溥為直集賢

院溥進士第三人及第其性昏狂朝廷不以文翰任之至是久次援例自陳執政特為之請乃始帖職議者不以為宜也

癸卯詔御史中丞范諷天章閣待制王𩙪右司諫范仲淹同審刑院大理寺詳定天下當配隸罪人刑名

甲辰詔文臣待制武臣團練使以上遇大禮已嘗奏薦異姓者毋得再有陳乞

禮賓使李用和未有宅詔寓館芳林園固辭不敢處丙

午以惠寧坊第賜之

辛亥太子少傅致仕孫奭卒帝謂張士遜曰朕方欲召奭遂死矣嗟惜者久之罷朝一日贈左僕射謚曰宣奭性方重事親篤孝父亡舐其面以代頮疾甚徙正寢屏婢妾謂其子瑜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也

甲寅許著作佐郎張充于館閣讀書前詔罷館閣讀書充宰相李迪壻迪特為請之仍詔不得為例

戊午減天下歲所貢物仍令諸州毋得以貢餘餉遺近

臣從侍御史知雜事李紘之請也

初以錢惟演議下禮院禮院言夏商已來父昭子穆皆有配坐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開元肅明皇后始有並祔惟演引唐武宗母韋太后祔穆宗孝明孝章祔太祖故事按穆宗惟以韋太后配更無別名太祖未嘗以孝章配伏尋先帝以懿德配饗太宗及明德園陵禮畢遂得升祔元德自追尊後凡十七年始克升配今章穆著位長秋祔食真宗斯為正禮章獻母儀天下與明德

例同若從古禮止應祀后廟章懿帝母之尊與元德例同便從升祔似非先帝謹重之意況前代無同日並祔之比惟上裁之詔都省與禮院議皆以謂章穆位崇中壼與懿德有異已祔真廟自協一帝一后之文章獻輔政十年章懿誕育聖躬德莫與並退就后廟未厭衆心按周禮大司樂職奏夷則歌小吕以享先妣先妣者姜嫄也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立廟而祭謂之閟宮宜於太廟外別立新廟奉安二后神主同殿異室歲時薦享

用太廟儀别立廟名自為樂曲以崇世享忌前一日不御正殿百官奉慰著之甲令詔恭依巳未權知開封府程琳内侍副都知閻文應度地營建新廟

辛酉以天章閣待制王騣為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戍卒有夜焚營殺馬脅軍校為亂者騣潛遣兵環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於是衆皆出令軍校指亂卒十餘人戮之及旦人皆不知也

右諫議大夫知制誥知曹州李仲容在兩掖八年次當

補學士而不爲張士遜所喜秋七月丙寅加給事中改集賢院學士知容州尋改汝州又改許州士遜罷乃入判史館仲容正傳云復知制誥誤也降前咸平太康縣駐泊巡檢右侍禁張孚爲廬山縣兵馬監押坐用劄子奏事也故事在外惟兩府在京惟大兩省方許用劄子奏事他官皆上表狀云

己巳殿中侍御史段少連言國家每有大事必集議於尚書省所以博訪論議審决是非近詳定章獻明肅皇

太后章懿皇太后升祔事而尚書省官有帶內外制或兼三司副使多移文不赴且帶職尚書省官皆一時之選宜有建明而反以職任自高輒不赴集誠未副朝廷博謀之意請自今每有集議其帶職尚書省官如託事不赴者以違制論從之

甲戌以戸部副使刑部負外郎陳執中為天章閣待制

京東災傷州軍體量安撫使用范諷之言也

乙亥詔諸州自今考試舉人並封彌卷首乃委轉運司

所部選詞學並公勤者爲考試監門封彌官

丁丑權鎮海軍節度推官張龜年爲著作佐郎再知當平縣仍以其治行風告天下張龜年不知何許人薦之當考朔記云吏民詣闕舉留

戊寅楚國大長公主卒追封晉國謚和静公主降柴宗慶性妬無子後十二年宗慶死以兄之子爲後

庚辰詔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蝗其除民田租仍免差官檢覆亟令攺之　同判流内銓李紘言近

敕臣僚奏舉幕職州縣官充京官今銓司勘會如已成資抽來磨勘如未成資即候成資欲乞並許抽來磨勘引見詔及六考已上者令銓司更不候成資抽來磨勘引見會要七月十七日事

辛巳供備庫副使楊安節東染院使張懷德並除名配隸廣南伎術人張永信杖脊至配沙門島妻文恭至配儋州又將内侍高品陳思忠為西京高品上清宫道士韓文成配廣南初章獻臨朝永信文恭挾妖妄因安節

懷德偽為禱祠以規取金帛文成亦因劉美家婢及思忠請託禁中至是有司發其奸狀故皆坐之

癸未降知永興軍陳堯佐知廬州為狂人王文吉所誣也堯佐罷政過鄭文吉挾故怨告堯佐謀反上遣中官訊問復以屬御史臺中丞范諷夜半被旨詰旦得其誣狀上之堯佐猶坐是左降　時復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宰相張士遜置二奏帝前且言憸人誣陷善良以揺朝廷若一開姦萌臣亦不能自保帝悟寘文吉于法誣

諫官事亦不下時孫祖德知諫院范仲淹為左司諫不知宗室謂誰當考

先是右司諫范仲淹以江淮京東災傷請遣使廵行未報仲淹請間曰宫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今數路艱食安可置而不䘏甲申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廪賑乏絶禁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饑民有食烏昧草者擷草進御請示六宫貴戚以戒侈心又陳八事其一曰祖宗時江淮饋運至少而養六軍又取天下今東南漕米嵗六百萬石至於府庫財帛皆出於民

加之饑年艱食如此願陛下裁造務後苑作坊文思院糧料院取祖宗歲用之成數校之則奢儉可見矣其二曰爵不尚德則仁者遠賞不以功則勞臣怨國家太平垂三十年暴斂未除濫賞未革近年赦宥既頻賞給復厚聚於艱難散於容易國無遠備非社稷之福願陛下無數赦必欲肆赦推賞求典禮而後行之一則不壞於法二則不傷於財且祖宗欲復幽薊故謹內藏務先豐財庶於行師之時不擾於下今横為隳費或有急難將

何以濟其三曰天之生物有時而國家用之無度天下安得不困江淮諸路歲以饋糧於租稅之外復又入糴兩浙一路七十萬石以東南數路計之不下三二百萬石故雖豐年穀價亦高官已傷財民且乏食至於造舟之費並以正稅折充又饋運兵夫給受賞與每歲又五七百萬緡故郡國之民率不暇給商賈轉徙度歲無還裨販之人淹遲失業在京榷務課程日削國家以饋運數廣謂之有備然冗兵冗吏游惰工作充塞京都臣至

淮南道逢羸兵六人自言三十人自潭州挽新船至無為軍在道逃死止存六人去湖南猶四千餘里六人已還本州尚未知全活乃知饋運之患不止傷財其害人如此今且銷冗兵削冗吏禁游惰省工作既省京師用度然後減江淮饋運以租稅上供之外可罷高價入糴則東南歲省官錢數百萬緡或上京實府庫或就在所給還商旅商旅通行則榷貨務入數漸廣國用不乏東南罷糴則米價不起商人既通則入中之法可以兼行

矣其四曰國家重兵悉在京師而軍食仰於度支則所養之兵不可不精也禁軍代回五十以上不任披帶者降為畿內及陳許等處近下禁軍一卒之費歲不下百千萬人則百萬緡矣七十歲乃放停且人方五十之時或有鄉園骨月懷土之情猶樂舊里及七十後鄉園改易骨月淪謝羸老者歸復何託是未停之前大蠹國用既廢之後復傷物情臧平中揀鄉兵人無歸望號怨之聲動于四野祥符中選冗兵無歸之人大至失所比近

事之監也請下殿前馬步軍司禁軍選不堪披帶者與本鄉州軍别立就糧指揮至彼有田園骨月許之歸農則羸老之人亦不至失所矣其五曰沿邊市馬歲幾百萬緡罷之則絶戎人行之則困中國然自古騎兵未必為利開元天寶間牧馬數十萬匹禄山為亂王師敗於函谷曾何救焉且騎兵之費錢糧芻粟衣縑之類每一指揮歲費數萬緡其間老弱者尚艱於乘跨況戰鬭乎然西北戎馬不可不收既至京師宜多鬻於民間假其

芻牧或有邊用一呼可集又重稅以禁江淮小馬勿使至近裹州軍則西北之馬可行外慰戎心内為武備且減芻秣以億萬計其六曰江淮發運司歲漕六百餘綱省負殿侍並以歲勞改班行若國家稍節用度則可減綱運酬奬之人其押汴綱歲改職者欲止賞以緡錢諸州軍都知兵馬使歲滿敕攝長史司馬如實廉幹須令知州通判同罪保舉方與班行武臣薦子弟善弓馬可任邉防明書筭可幹錢穀者並令引見試驗其能否若

無取及年幼者止與奉職殿侍而已其七曰百司流外
日以增冗崇文院祕閣龍圖閣皆本朝所置又有昭文
館集賢院各補書吏尚書省六官二十四司加以九寺
又增三司禮部太常寺典禮樂又置禮儀院太常禮院
刑部大理寺典刑法又有審刑院假如常帶文館職事
者並以直崇文院及本院校討校理為名其諸館人吏
一歸於崇文院而罷招置三五年可去其半舊二百人
者令以一百人為額其餘並移補諸司其八曰真州建

長蘆寺役兵之糧已四萬斛棟宇像塑金碧之資又三十萬緡施之於民可以寛重歛施之於士可以增厚禄施之於兵可以拓舊疆矣自今願常以土木之勞為戒上嘉納之仲淹正傳云上採奨十事而不載事目今從附傳及奏議所上止八事而不知正傳何據也今不取　四方館使連州刺史王克明者承衍孫章獻太后姪婿也甞令人入禁中言太后有災當禳除之遂得白金百兩至是御史發之降克明為左武衛大將軍壽州都監

丙戌徙知隷州夏竦知青州兼京東災傷州軍體量安撫使　徙知陜州范雍知永興軍是歲饑疫關中為甚雍親為賑恤至是得疾去

戊子詔以旱蝗作沴去尊號中睿聖文武四字告于天地宗廟令中外直言闕政李壽十朝綱要京東西河東陝西蝗食草木殆盡宋朝會要詔曰比年以來蝗旱作沴郡國交奏日月相仍豈朕德之不明將天時之適爾夙夜循省咎實在予嚮緣大禮之成勉徇羣公之請增予以睿聖之號加予以文武之稱內惟菲凉非所堪克其去睿聖文武四字仍擇日告于天地宗廟仍令中外各直言極諫

京東體量安撫使陳執中言饑

民多流亡請擇少壯者一切募為軍部送京師如不願聽隸本城從之

庚寅賜故知制誥陳知微母絹五十匹米五十斛仍令高郵軍常撫存之

舊制集賢院學士在京始給實俸於是李若谷以集賢院學士知江寧府而自請之壬辰詔在外者亦給遂著為令